

#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22

## 楚 剧

珍	珠	塔
梨	花	子
小	放	羊
打	金	枝
常	文	进
西	楼	卖
补	背	会
董	永	裕
白	云	分
赶		别
芙	蓉	楼
当	借	潘
十	铺	钱
求	大	母
	高	告
		计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湖北人

#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 第二十二集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0年·武汉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二十二)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frac{1}{32}$ ·7 $\frac{3}{16}$ 印张·182,000字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统一书号:10106·463

定 价:(9)0.75元

717.32  
3714

##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編輯出版，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統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調；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河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調、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灯戏等。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遺產，决定陸續搜集、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

“丛刊”所收剧本，主要的是原本。在編选中，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們采取了先到先得的原則；并視必要，邀請对該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对于經過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也将選擇收入。

我們愿意以积极的态度来編輯出版这部“丛刊”；但是力量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

## 目 录

珍珠塔.....	左細乐、陈国軒、彭月祥、刘小喜述录	1
梨花斬子.....	詹玉魂述录	63
小放羊.....	花园楚剧团录本	79
打金枝.....	湖北省戏曲学校教学本	89
常文进卖妻.....	湖北省戏曲改进委员会录本	107
西楼会.....	易云卿述录	131
补背褡.....	汉阳楚剧团整理本	141
董永分别.....	易云卿述录	149
白云楼.....	易云卿述录	161
赶 潘.....	喻洪斌述录	169
芙蓉借錢.....	方鼎初述录	177
当鋪認母.....	易云卿述录	191
十大告.....	易云卿述录	209
求高計.....	易云卿述录	215

## 珍珠塔

左細乐、陈国軒 述录  
彭月祥、刘小喜

**劇情：**方卿原为官宦之后，被奸贼陷害，偕母楊氏逃居寒窟。他有个姑父陈上策在襄阳为官，当年曾受过他父亲的提拔，意欲前往拜寿并借貸銀两回家奉母。

方卿到了襄阳拜寿，姑父陈上策有意周全，而姑母責他未带寿礼，不該空手前来，将方卿赶出。

方卿夜宿后花园，被小姐陈翠娥发觉，請上楼去，以厚礼相待，并私下写了許婚書信，将家傳珍珠塔藏在包裹內贈与方卿。

陈上策听說妻子赶了方卿，即随后追赶，在九松林相遇，当面将女儿許配終身。

方卿在途中遇到猛虎，失去了珍珠塔，走投无路，跳水自杀，幸被毕大人救起，送給盘川，进京赶考。

珍珠塔被樵夫拾得，去典当时被陈上策发觉，問出真情。再向小姐查詢宝塔，小姐道出真情。

方母楊氏見子久不归来，亲往襄阳寻找，落在尼庵中暫住。陈小姐因思方卿得病，癒后去尼庵还愿，与方母相会，但不便言明，贈了銀两，托老尼照顧。

方卿得中状元放了八府巡按，再到襄阳，化装花郎去戏辱姑母。会见小姐时，又知道老母已在庵中，前往迎接，一家团聚。

人物：方卿(小生)、方楊氏(老旦)、陈上策(生)、陈夫人(正旦)、陈翠娥(花旦)、彩萍(小旦)、紅云(小旦)、陈千(老生)、毕云显(生)、丘路樵(丑)、当伙(生)、老尼(老旦)、船夫(丑)、車夫(小丑)、下書人(小丑)、四大員、当人甲、乙、四龙套、下馬婆、手下。

## 第一場 辞窠

〔方卿上。〕

方卿：(引)人穷低头走路，見亲朋两臉含羞。(詩)

二十年来一秀才，好比明珠土內埋。

怀抱一棵珊瑚树，走尽天下无处栽。

小生，方卿。爹爹方天覺，在朝为官，只为与奸賊張居正不和，那老賊上殿頂奏一本，将我父午門問斬。多亏我的母亲带我逃回原郡，家中片瓦无存，母子們只落得困苦寒窠。昨天在灯光之下，观看詩書，忽然想起襄陽姑父大人寿之期。我欲辞別母亲前去襄陽，一来拜寿，二来也好借些銀兩，回到寒窠，母子也好度日。不免請母亲出来，商量商量。孩儿有請母亲！

〔方楊氏上。〕

方楊氏：(唱)迤腔)

老爷夫在朝中君王来拜，  
都只为奸賊害人斬首御街。  
丢下了母子們万般无奈，  
随帶着姣儿逃到了方家窠台。  
姣儿請去至在前窠內蹀，  
方卿儿請为娘所为何来？

方 卿：(唱过腔)

老娘亲請上坐几屈膝下拜，  
并非是无有事惊动年衰。  
叹只叹我的老爹爹被奸贼所害，  
亏老娘将孩儿带了回来。  
母子們困寒窑万般无奈，  
叹只叹一日两餐难把火开。  
昨日里观文卷想起姑父年迈，  
不久姑父大人四十寿期来。  
儿有意到襄阳衙前去把寿拜，  
老娘亲准不准儿去快把口开！

方楊氏：(唱过腔)

方卿儿听一言莫把娘怪，  
非是娘在寒窑阻擋我的乖乖。  
你的姑父他倒有疼儿的心在，  
你姑母并不能仗义疏财。  
儿言道到襄阳去把寿拜，  
怕的是姑母娘把穷亲丢开。  
劝我的儿在寒窑权且忍耐，  
怕的是此一去少臉回来。

方 卿：(唱过腔)

老娘亲金石良言将儿疼爱，  
非是你不孝子不听安排。  
曾記得老姑父时运衰败，  
亏了我的老爹爹提拔起来。  
到如今实授在襄阳地界，  
打量他不会把穷亲丢开。

方楊氏：(唱过腔)

儿誠心到襄阳去把寿拜，

必須要早去早归来。

方 卿：(唱迤腔)

辞別了老娘亲走出窠外，

不等到十天半月儿有信回来。(下)

方楊氏：(唱迤腔)

一見得方卿儿去把寿庆，

倒叫我年迈人实不放心。

姑父爹他倒有疼儿的心意，

怕只怕姑母娘不認貧亲。

望不見小姣儿寒窠走进，

只等到儿回来娘才放心。(下)

## 第二場 拜寿

[陈翠娥上，彩萍隨上。]

陈翠娥：(引)生长在深閨，經年里难出罗幃。(詩)

一枝桃花一枝梅，桃花梅花紧相随。

桃花压在梅花上，压得梅花顛巍巍。

奴乃陈翠娥。爹爹陈上策，在朝为官，母亲方氏，膝下无子，所生我翠娥一女，尙在閨中待字。近乃爹娘四十寿誕之期，不免吩咐陈千打扫寿堂，与二老拜寿。丫环！

彩 萍：有。

陈翠娥：吩咐陈千打扫寿堂伺候！(下)

彩 萍：是。陈千哥哥走来！

[陈千上。]

陈 千：有福之人人侍奉，无福之人侍奉人。彩萍何事？

彩 萍：小姐吩咐下来，叫你打扫寿堂。

陈 千：(打躬介)寿堂打扫已毕。彩萍、有請小姐！

彩 萍：有請小姐！

[陈翠娥上。]

陈翠娥：寿堂可已齐备？

彩萍：寿堂打扫齐备。

陈翠娥：请老爷、夫人出堂！

彩萍：有请老爷、夫人！  
陈千

〔陈上策、陈夫人同上。〕

陈上策：前堂铺毡结彩，

陈夫人：后面喜笑颜开。

陈翠娥：儿参拜爹娘！

陈上策：罢了！儿一旁站过。

陈夫人

陈翠娥：谢过爹娘！

陈上策：堂前灯烛辉煌，

陈夫人：莫非为我二老生寿之期？

陈翠娥：正是为了二老生寿之期。

陈上策：一年一度。

陈夫人：何劳我儿。

陈翠娥：为臣尽忠，为子尽孝，理当如此。

陈上策：我儿的孝心。

陈夫人：先把盏后再拜寿。

陈翠娥：应当先拜寿后把盏。

陈上策：如此生受我儿了。

陈夫人：陈千！拜毯撒开！

〔众拜寿介。〕

陈上策：香案撤过！

陈夫人：摆酒上来！

陈千：酒宴齐备。

陈上策：正是，寿酒瓶瓶醉，

陈夫人：寿花朵朵鲜。

陈翠娥：寿山并寿海，

彩萍：福寿万万年。  
陈千：

陈上策：好一个福寿万万年。請酒！（吹打）

〔內白：“四大員拜寿。”〕

陈千：禀老爷！四大員拜寿。

陈上策：夫人带女儿后堂摆宴！

陈夫人：是。女儿、丫头随我来！

〔陈夫人带陈翠娥、彩萍下。〕

陈上策：动乐有請？

〔四大員上。〕

四大員：府大人千秋之日，我等薄礼不恭。待我等拜寿。

陈上策：不敢。

四大員：理当一拜！

〔双方笑拜介。〕

陈上策：請到后堂待宴！

四大員：我等叨扰了。（下）

陈上策：陈千！老爷去陪客，你在寿堂伺候，若有宾客到此之时，禀于老爷知道！

陈千：是。

〔陈上策下。〕

〔方卿上。〕

方卿：离了上蔡地，来此是衙前。門首哪位在？

陈千：何人到此？哦！原来是方大少爷到此，敢是来与老爷、夫人拜寿的？

方卿：正是与姑父、姑母前来上寿。麻烦老哥哥与我通禀一声！

陈千：是。方大少爷少候片刻！（下又上）方大少爷！我們老爷已經傳話出来，他問你穿戴如何？是我言道，十分狠狠。老爷命我备快馬一騎，新衣一套，轉到十里凉亭，穿戴起来，

一馬冲到衙前，也免得失了两家的官体。

方 卿：好一个疼儿的姑父大人。老哥哥！不知我的姑母可在衙前？

陈 千：已在后堂。

方 卿：煩你带我去見我的姑母！

陈 千：怎么！你要見你的姑母么？依老奴看来，你不去也罢！

方 卿：既来此，哪有不去見之理？

陈 千：你一定要見，老奴与你帶路。請随我来！

〔陈千引方卿下。〕

陈上策：（內白）送客！

〔陈上策、四大員上，四大員辞走，陈上策后下。〕

### 第三場 会姑

〔陈千引方卿上。〕

陈 千：来此已是后堂，方大少爷請稍候片刻！待老奴与你通傳，有請夫人！

〔陈夫人上。〕

陈夫人：陈千一声稟，前堂問分明。陈千何事？

陈 千：上蔡县的方大少爷到。

陈夫人：他的穿戴如何？

陈 千：穿的么！十分狠狠。

陈夫人：哼！叫他进来！

陈 千：請方大少爷內堂答話！

方 卿：上面敢是姑母？你儿这厢大礼参拜！

陈夫人：罢了！站过一旁。方卿！你的母亲在家可好？

方 卿：煩劳姑母动問，不过是守貧而已。

陈夫人：我儿的詩書？

方 卿：家境貧穷，都荒廢了。

陈夫人：鹏程万里終有道，何須瞞乎？

方 卿：姑母夸奖了！

陈夫人：我儿不在寒窑守贫，伺候你的母亲，来到襄阳何事？

方 卿：儿特地为姑父、姑母上寿而来。

陈夫人：那是吾儿的孝心。陈千！

陈 千：有。

陈夫人：打开中门，迎接方大少爷的寿礼！

方 卿：这……（唱过腔）

姑母娘問寿礼我滿面愧带，  
只問得小方卿有口难开。  
轉面来見姑母躬身下拜，  
你的儿有一言稟告年衰。  
叹只叹我的父被奸賊所害，  
母子們只落得苦守窑台。  
你的儿倒想带寿礼来把寿拜，  
怎奈我手长袖短遮不过来。  
此時間无寿礼姑母休怪，  
只等儿高发迹补送前来。

陈夫人：（唱过腔）

听一言不由人恶气往外，  
罵一声小方卿不孝的奴才！  
上蔡县到襄阳来把寿拜，  
你既是无礼物不該前来！

方 卿：（唱过腔）

姑母娘你不要恶气往外，  
非是儿把姑父事提将出来。  
老姑父昔年时运衰敗，  
一家人也只落得苦守窑台。  
万无奈在大街字画来卖，  
多亏了我父亲提拔起来。

荐至在兵部大堂帖写三载，  
到后来一步一步才荣显起来。  
到如今实授在襄阳地界，  
姑母娘切不要把贫亲丢开。

陈夫人：(唱迤腔)

听一言不由人心中有气，  
骂一声小方卿不孝的内侄。  
你的姑父卖字画见笑于你，  
官高哪怕出身低。  
小奴才你若想三元及第，  
除非是倒转乾坤红日出西。

方 卿：(唱迤腔)

姑母娘切莫要把几小量，  
海水何须用斗量。  
姑母娘你要有容人之量。  
切莫学耗鼠眼一寸之光。

陈夫人：(唱迤腔)

听一言气得我高声叫骂，  
你竟敢把大话激发你的姑妈。  
叫陈千你与我拿棍打，  
你赶快将奴才叔赶出衙。

[陈夫人、陈千下。]

方 卿：(唱摇板)

我的娘她倒有隔山之镜，  
算定了老姑母不认旁亲。  
罢罢罢暂忍下心头之恨，(出門)  
又只見紅日落西沉。  
我本当前去宿客店，身上一摸无半文。  
我只得去至在花园走进，(走介)

在此地打睡一夜明日回程。

〔陈翠娥、彩萍上。〕

陈翠娥：（唱过腔）

誰樓上打罢了初更鼓尽，  
后衙内出来了翠娥釵裙。  
今日里二爹娘四十岁正，  
有亲戚和六眷庆贺寿辰。  
滿城中众官員来把寿庆，  
是緣何不見我那表兄方卿。  
叫彩萍掌明灯春閣樓进，  
你与我开窗戶望月散心。（开窗介）  
过天星独自个正在当頂，  
孤儿星望鵲桥姐妹七人。  
道人星背簡板南天門进，  
紫微星盘脚坐正把位登。  
看不尽滿天星斗桥头观定，  
又只見花园内紅火一盆。  
莫不是花园内不大洁淨，  
想必是老爹爹要把官升。  
开言便把彩萍叫应，  
你与我下楼去細观分明。

彩萍！花园内是什么紅光一陣，你快下楼去观看个明白！

彩萍：是。（下楼）陈千哥哥快来！

〔陈千上。〕

陈千：彩萍！何事？

彩萍：我与小姐在春閣樓观月散心，忽然花园紅光一起，不知是什么？你前去观看明白！

陈千：你稍等一时！待我前去看来。（进花园）我道是什么事？原来是方大少爷在此打睡。彩萍！乃是上蔡县的方大少爷夜

宿花园。

彩萍：待我禀于小姐知道。(上楼) 启禀小姐！乃是上蔡县的方大少爷夜宿花园。

陈翠娥：哦！原来是方家表兄夜宿花亭么？这、其中必有原因。  
彩萍！传话下去，言道他家的表妹，你家小姐请方大少爷到春阁楼前答话。

彩萍：是。(下楼) 陈千哥哥！小姐传话下来，叫你对方大少爷言讲，我家小姐，他家表妹，请他到春阁楼前答话。

陈千：是。(进花园) 方大少爷醒来！

方卿：哦！我道何人？原来是陈千哥哥到此。这般时候，你来到花园何事？

陈千：我家小姐见你夜宿花亭，请你到春阁楼前答话！

方卿：如此，麻烦陈千哥哥，请你前面引路！

陈千：红灯高挂起，

方卿：迈步上楼梯。(上楼) 表妹在哪里？

陈翠娥：表兄在哪里？

方卿：表妹请来！愚兄这厢有礼。

陈翠娥：小妹还礼。表兄请坐！

方卿：乃是贤妹绣楼，哪有愚兄的座位？

陈翠娥：到此贵客，哪有不坐之理？

方卿：愚兄告坐。

陈翠娥：请问表兄！不知舅母在家可安否？

方卿：有劳表妹动问，不过是守贫而已。

陈翠娥：表兄诗书如何？

方卿：家境贫穷，俱都荒废了。

陈翠娥：鹏程万里终有道，何须瞞乎？

方卿：表妹夸奖了。

陈翠娥：不在窑前侍奉舅母的甘旨，来到衙前何事？

方卿：愚兄特地为姑父、姑母拜寿而来。

陈翠娥：既是来到我的府堂拜寿，緣何夜宿花亭，为了何事？

方 卿：表妹呀！（唱迤腔）

賢表妹在樓台將我來問，

只問得小方卿好似啞人。

我本當將前堂事對表妹來論，

怕的是失了她母女之情。

我只得暫隱瞞實言不論，

并非是你的兄我夜宿花亭。

只怪我無壽禮不該來把壽慶，

怕的是老娘親望兒回程。

陈翠娥：（唱迤腔）

听兄言背地里老娘來怪，

埋怨了老娘親做事不該。

曾記得老爹爹時運不在，

多亏了我舅父提拔起來。

荐至在兵部大堂帖寫三載，

王降香龍心喜提拔起來。

到如今實授在襄陽地界，

未必說做高官把貧親丟開？

叫彩萍你與我把酒宴來擺。

娘得罪妹賠禮莫記心懷。

方 卿：（唱迤腔）

看起來賢表妹聰明太過，

娘得罪她賠禮擺酒一桌。

我本當上前去把酒飲過，

怕她道我人勞了愛吃愛喝。

罷罷罷我不飲酒暫忍飢餓，

賢表妹她問我再把話說。

陈翠娥：（唱迤腔）